

烟稀少，有时在断粮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前进，但一切困难都被克服了。行军途中，随时还准备着向敌人作战。安圣姬说：“我们经常在沿山地的公路边打埋伏，从敌人汽车开动的声音里判断敌人兵力多少，大的放过去，车小就堵住它，缴枪缴车。”“在1000多公里的迂回行进路上，先后和敌人发生接触20多次，并好几次打破敌人的包围。有一次是在大白山脉，好几千敌人把他们包围，山地里缺粮又缺水，但经过四天的沉着应战，终于趁着黑夜从敌人大队汽车行列中钻隙脱出重围。另一次是在小日山被超过我们一倍兵力的敌人包围，时间是夜晚，敌人不知朝军的虚实，于是安圣姬等人约定各自同时放一枪，同声高呼‘万岁’，顿时山谷齐鸣，就把敌人吓跑了，还扔下很多枪械。”

11月中旬，安圣姬胜利地越过三八线，并在阳德郡云谷洞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部队穿着一样的服装，猛然间还分不出来，后来知道志愿军都穿着一色的布鞋，从敌后归来的战士们立刻上前和中国同志紧紧握手拥抱。虽然战士们语言不通，但国际主义友爱精神消除了这些隔阂，绵密的兄弟般的感情在交流。”一个中国战士告诉她：“你们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我们而流血，当美帝侵略你们的时候，我们是你们的兄弟，也不能两样。”让安圣姬难忘的是，在朝鲜一个村庄里，美军把70个男女儿童禁闭在一间小屋里，他们的哀号延续了好多天方才停止。当中朝军队解放该村，打开屋门时，一幕可怖的景象使久战沙场的战士们都被震惊了——在门内，沿着墙壁，躺满

孩子的尸体，他们有些是用微弱的手乱抓墙壁时就死去，有些蜷缩身子躺在原来昏倒的地方，所有孩子都是饿死的。“荒凉的战场上，到处散布着被敌人所杀害的平民尸体，很多地方政权干部全家被害。野蛮的敌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好多村庄以及山上的树林都被洒上汽油烧光。但侵略者杀人放火的暴行，更激起人民的愤怒，不愿被奴役的人们都纷纷起来反抗！”

12月15日，安圣姬顺利抵达北京，而在一周多前，平壤已获得解放，喜极而泣的崔承喜兴奋地重复一句话：“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记者，母女俩庄重地表示：“将把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气概贯注到我们的舞蹈中去，用我们亲身的体验，来充实自己的艺术，然后带回朝鲜前线，为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特别是崔承喜专门提到：“将以努力帮助中国舞蹈的发展，来答谢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神圣的支持。”

开拓性贡献

崔承喜的话是认真的，经过中朝有关部门协商，1951年3月17日，在中国文化部和中央戏剧学院直接领导之下，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正式办学，崔承喜为班主任，任务是培养中朝舞蹈艺术干部，同时展开创作和演出（包括中国舞的研究和整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对舞蹈研究班评价极高：“研究班的成立是新中国新舞蹈运动史中的一件大事。中国舞蹈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材料。由于封建的压迫、礼教的

束缚，使舞蹈脱离人民的生活，并渐趋衰亡。虽然在戏曲中存在着舞蹈动作，但很少有独立舞蹈艺术。现在要建立中国人民的新的舞蹈艺术，整理中国古典舞蹈艺术、民间舞蹈艺术和兄弟民族舞蹈艺术，是很重要的工作。崔承喜将以她丰富的经验，以她不断的研究、创作和表演的实践，帮助中国舞蹈艺术提高一步。”而崔承喜本人在开班典礼上说：“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必须以速成性质培养中朝舞蹈干部。研究班工作是繁重而困难的，但也是中朝人民给予我的光荣任务。中国是有光辉文化艺术遗产的国家，舞蹈艺术也必须继承它的遗产和其他艺术并肩前进。……整理和研究舞蹈遗产，并创作出鼓舞人民战斗意志，鼓舞人民建设热情的舞蹈，这是伟大毛泽东时代给予舞蹈工作者的主要责任。”

全班共有学员110人，中朝籍各55人，中国籍学员中有40人是来自各地文工团，有相当舞蹈基础训练的干部，而朝鲜籍学员中有15人系原朝鲜崔承喜舞蹈研究所成员，其余都是新招的学生。教员方面，朝鲜籍有三级国旗勋章获得者安全

右图：宣传画——中朝战士并肩作战。

